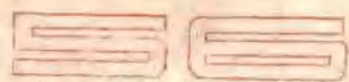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乙 冊

用 編 譯
 題 莫 娃
 修 西 莫
 題 西 莫
 文 題 西 莫
 文 題 西 莫
 題 西 莫
 文 題 西 莫
 文 題 西 莫
 文 題 西 莫



交 流 前 研 究 提 提 意 見
 亦 社 府 刊 儀 供 參 考

北 京 師 范 大 學 交 流 前 研
 1956—1957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俄罗斯文学史

小说“怎么办”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部社会政治的和革命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在短时期内（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完成）在彼得堡罗蒙索内写成的，它是伟大的作家——战士对革命青年所写的政治遗嘱。长篇小说“怎么办”光荣地体现了这位伟大的俄罗斯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和美学的观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回答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回答了要从独裁的农奴专制制度中解放祖国就该怎么办的问题，以及那些要想成为自己祖国、自己人民的有用的人们该怎样生活的问题。

虽然检查机关的命令很严厉，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小说中仍然提出了下列的当时代中最迫切的问题：陈列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妇女的解放，新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以「合理的利己主义」要求为基础的新道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活动，社会的改造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依靠了他的先辈，即俄罗斯文学的古典作家们：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特别是果戈里和赫尔岑等所创造出来的伟大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俄罗斯文学的前一个时期称为「果戈里时期或是批判主义时期」，但是仅仅对与他同时代的生活的批判已经是不能满足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着了，他要求俄罗斯文学这样反映生活，就是那种反映能帮助读者了解现实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对未来应期待什么并且为这种未来的来到做些什么。因此，他在写作自己~~长篇小说~~小说的时候就没有局限于仅仅描写旧俄国，没有局限于~~描写~~描写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反动分子和

自由主义分子。作家给自己的长篇小说所拟定的名称「关于新人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描写「新人」的生活，即是说描写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模范的那些人们的生活，如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

长篇小说中的「新人」所遭遇到的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旧派人物，是旧观念和旧习惯。这也就构成了描绘六十年代俄罗斯生活图景的现实主义的背景。

旧世界的代表人物按其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很不一致的，因此就可以把他们分成四类：(1) 「上流社会」，(2) 「官方文明」和「官方的辩护人」——「敏感的读者」(3) 小市民和(4) 社会的牺牲者和渣滓。

属于第一类的有史托莱希尼科夫家的母亲和儿子，谢尔日，索洛夫佐夫和「极其可贵的青年」的其他代表人物。

把史托莱希尼科夫家中的母亲和儿子描写得特别突出，因为在他们小说的情节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上层贵族社会里，人的一切高尚感情都是被歪曲和被压制着的。在史托莱希尼科夫家中，母亲对儿子和儿子对母亲的爱和眷恋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尊敬是不存在的，围绕着财产权的争吵和渺小的虚荣心的斗争——这便是儿子和母亲关系的基础。

作者从阶级本质描写了这位愚蠢、好口角和傲慢的贵族夫人安娜·彼得罗芙娜·史托莱希尼科娃。由于她是富有的和有财阶级当中的女，这样便使她不必从事于劳动了。她从幼年时候便养成了自己的「优越」感和对下属的蔑视态度。这在她对儿子解释他结婚的事情的情景中表现得极不清楚，在这里她把薇拉·巴达洛娃叫做是「一个出身微贱、教养浅薄、品行下流的人」甚而是个卑鄙的人……」。

她那种贵族老爷式的宽大态度当中的执拗和伪装她的虚假

的慷慨和大方，在她和薇罗奇卡的父亲巴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谈话的情节中表现得很清楚：

「——唔，我很高兴，我仍旧可以同你做朋友。我要报答你。我马上就要报答你。二楼靠前门的那套房间，原先是我住的，不是空出来了么？」

「再过三天就空出来了，太太？」

「您把它留给自己用吧。您可以花这么一百卢布装潢一下。我每年还要给您加两百四十卢布薪水。」

「请让我吻吻太太的手吧！」

「好的，好的。姐姐雅娜！」大了夹进来了。「把我的天蓝棉线大衣找出来，这件大衣我送给您的太太，值一百五十卢布（其实是八十五卢布）呢，我只穿过两次（其实还在二十次以上）。「这个，——安娜·彼得罗芙娜给管理人一只很小的女式錶，——「我送给您的女儿，我花了三百卢布（其实是一百二十卢布）买来的。我懂得怎样报答您，并且我有也不会忘记您，我对于青年人的胡闹一向是不介意的。」（译文见蒋路译：「怎么办？」，第90页）

为了达到更大的表现力，卓尔尼雪夫斯基通常就不太注意去描写细节，而利用精确叙述的方法。

在自己「对青年人的胡闹一向是不介意的」态度当中，安娜·彼得罗芙娜无疑地造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印象：「我早知道采雪尔在追您的女儿了。我没有干涉，因为青年人你不让他乐一乐他是活不下去的。我对于青年人的胡闹向来不介意，但是如果沾辱我的门第，我可受不了。您的女儿怎么敢存这种妄想？」（同上书第89页）。

安娜·彼得罗芙娜是按照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而不是按他的个人品质来评论这个人的。她的腐朽道德是在一切的历史

和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史托莱希尼科夫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他也是非常富于典型性的。他是一个首都贵族青年的鲜明的类型，是一个闲散、腐化、虚荣、无知和无原则的人。米雷尔·史托莱希尼科夫和他的朋友们的兴趣是低级的，他们的发展水平是极低的。观念是庸俗的，对妇女的态度是野蛮和粗暴的。史托莱希尼科夫这一辈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漂亮〕的咖啡馆里的狂饮和燕饮以及和〔整个贵族青年都知道〕的法国女人的往来为荣誉、感觉的迟钝，智慧的枯萎和懒惰以及寄生的生活方式等；这便是这些剥削阶级代表们的特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揭示史托莱希尼科夫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和智力的畸形时，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礼服外表的炫耀和他的威严的举止。

统治阶级的代表者们从童年起就不需要去操作和劳动。寄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腐化了，使他们不能从事于有益的社会的活动。

史托莱希尼科夫对社会生活与职务都不感兴趣，他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和女人鬼混与放荡的行为中。史托莱希尼科夫听说他那圈子里的人都应当有一个情妇，于是他决定去勾引薇罗奇卡，他开始向罗查利斯基一家人献殷勤，而且〔总是向女儿谈得多，向管家夫妇谈得少〕。薇罗奇卡长得很漂亮，比他别的一些情妇以及他一些朋友的情妇都好得多。为了要得到朋友的尊敬和讚美，他力求使他们相信他和薇罗奇卡之间的恋爱关系。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在知道不能把薇罗奇卡变成他的情妇的企图失败以后，他只得决定和管家的女儿结婚。这一决定的主要动机乃是神经过敏的感觉和虚荣心、愤怒、自尊心 and 情欲；不择方式去征服自己醉喜爱的东西的意愿，以及不屈

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嗜好的习惯。

米哈依尔·明凡诺维奇的愚蠢在向薇罗奇卡进行表白的一场中明显地暴露出来了。甚至玛莉亚·阿列克塞耶夫娜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位未来的女婿，她说：「傻瓜，有这样的傻瓜他只会翻白眼」。

在说明史托采希尼科夫和朋友们，和罗查利斯基一家人以及和她的母亲的相互关系时，卓尔尼雪夫斯基把他的主人公放在一个不利的滑稽可笑的位置上，并且用了极其而滑稽的笔调彻底地暴露了他。

然而在小说里还否定了不同职业的和拥有不同财产的人章中的贵族青年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代表人物。在书中的情节结构里提示了一些插曲式的，但是个别化的开卷不被人记住的人物。这就是孟不愚笨的，恬不知耻、贪得无厌，游手好闲、卑鄙龌龊和庸俗不堪的展恩。索洛夫左夫他是和史托采希尼科夫打赌的发起人，也有两个情妇，贝尔姐和小罗特守。但是他还要从史托采希尼科夫手里抢走美丽的薇罗奇卡。卓尔尼雪夫斯基写出了索洛夫左夫评论薇罗奇卡的外貌的卑鄙言论他说：「你对于你憑着想象描画出来的东西不要失望，将来你所发现的甚至比你此刻所想的还要好呢。我观察过了：你会满意的。」（同上书第51页）。在小说结尾处他又以小说中女主人公波洛卓娃的未婚夫的角色出现。为达到他的目的，索洛左夫是不惜採用任何手段的。他为了要得到有钱的新婚，特别会装出熟悉的样子来。索洛夫左夫是「纨绔子弟」的典型代表，是一个道德沦丧的野心家，对于他来说，感情变成了进行买卖的商品。

在上流社会的青年里，道德品质最好的是谢尔日，他聪明有教养，温柔和高尚，但是完全不善于斗争，不善于行动起来。他无法克服他的消极和冷漠的心情。他是一个无益于社会的人。

而且他自己也很坦率地承认，他只「适合伴送柔丽到她带我去的任何地方，我的用处是让柔丽能够寻欢作乐」。在谢尔日的形象中，综合了杜勃涅留波夫在他有关「雷雨」的主人公鲍利斯的评论所清楚地奠定了的那种典型人物的特征，他说：「教育使他失去了做坏事的力量，但是它并没有给他以反对别人所做的坏事的力量。」

谢尔日性格上的主要特征是意志薄弱。虽然他在周围人身上看到了精神上的贫乏，道德上的腐败，以及所有压倒一切的罪恶，甚至他模糊地意识到起来反对这种现象的必要性，但是他宁可做一个中立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且他还企图借口于客观环境来辩护他对生活的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他的薄弱的意志，他引用着俄罗斯的明智的谚语说「铜头撞不破墙壁」。谁诱惑了姑娘，不都是一样，不管是史托莱希尼科夫或者是另一个男人，既然母亲存心出卖女儿。「你们全是些卑鄙的傢伙！讨厌的傢伙！我在巴黎当过两年妓女，还在一个贼窝里住了半年，可就在那儿我也从没有见过这么三个下流东西凑在一起！我的上帝，我在社会上接触到的都是些什么人啊！……谢尔日，你也是这样的人吗？」——他的柔丽向他——「不，你比他们好！〔比他们好，〕军官冷淡地说〕难道这不是卑鄙吗？」「是卑鄙呀，柔丽。」「那末你默许吗？容许吗？同意吗？参加吗？」（同上书第52页）

但是谢尔日没有能力对周围的卑鄙行为进行斗争，他的唯一的抗议方式就是拒绝和史托莱希尼科夫一同进晚餐。他不能为改造社会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谢尔日是六十年代「多余的人」的一种形象。

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活生生的、具体的艺术形象来显示给「上流社会」的人物，使读者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就是寄

生的生活方式腐蝕了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使他們不能有私益的社會生活。他們的興趣不能超出由於厭倦生活而產生出來的個人願望的範圍之外。他們的性格的基本特徵是寄生行為和享樂主義。無論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他們已經是不能改變的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了剝削社會代表人物所以道德必喪的原因，他說「有懶惰的地方就有丑惡，有奢侈的地方就有丑惡。」（《全書》第77頁）。

在思想和精神面貌上把自己作為正式惡鬼的化身的「敏感的讀者」是接近於上流社會的代表人物的。在「敏感的讀者」的形象中，車爾尼雪夫斯基描寫了階級對抗者，不可調和的敵人，滿足於現有制度，不願聽從勸告的保守陣營里的代表人物，他們是政治的善良意圖的捍衛者，有命是道德的守護者，永遠樂於揭發別人和出賣別人，是婦女解放的敵人，也是一切新事物的敵人。

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謂「敏感的讀者」這一個一般的名稱，不僅是指無學識的，愚蠢的，自滿自足的和因循守舊的那些庸俗之士，而且也是指貴族階級陣營中的有局限性的，卑賤的作家和自由主義的批評家們來說的。這些人裝作有教養的樣子，大談其藝術性的問題，但是他們對於真正的藝術是毫無所知。

車爾尼雪夫斯基嘲笑了自己的敵人，自由主義陣營和保守主義陣營中的文學家和詩學家：「男讀者當中也有不少並不愚蠢的人，我也不向這些男讀者解釋；但大多數男讀者（幾乎所有的文學家和詩學家全包括在內）都是敏感的人，我永遠高興同他們談天……啊！你多伶俐，敏感的男讀者：只要對你一說起什麼，你馬上突破道：『我知道這個啦，』並且因為自己的敏感而得意揚揚了。我敬佩你，敏感的男讀者。」（《全書》第348頁）

「敏感的读者」——就是那种对于文学和科学的问题很有兴趣的人，其实他们对于这些向题是一窍不通的，而之所以要故作解释，并不是这些向题真正使他们感到兴趣，而只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聪明（这种聪明不是他生来就具有的），炫耀自己的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他身上并不比在他所坐的那张椅子上高高多少）和炫耀自己的学识（他的学识如同鹦鹉的学识一样多）。

卓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同敏感的读者的对话中，以谈话的方式重现了「现代人」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阵营中的自己的敌对者的论战。并且，卓尔尼雪夫斯基知道，在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服「敏感的读者」来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他是另有另一个目的的，这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思想敌人的愚蠢和矛盾，使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在广大的社会人士的心目中，在「善良的」，但是无「判断力的」和「脑筋迟钝的」公众的思想中遭到反对，全部的小说都是特别注意这种公众的；要使广大的公众看到未来的远景，并按其品格来评价那些为未来而斗争的人们，他要求以亲切的态度来对待关于「新人」的故事。「我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描写这儿一个罕见的典型，并不是想教你，敏感的男读者，怎样用你所不知道的合礼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人，因为这样的人你连一个也没有发现过；你的眼睛是看不出这类人物的，敏感的男读者；对于你，他们是不可见的；惟有那正直而勇敢的眼睛才看得到他们；我描写这人的目的是让你知道（纵然是得之传闻）世界上有了怎样一批人。至于这段描写对女读者和普通男读者的用处，他们自己会明白的（全上书第507页）

「敏感的读者」的综合形象在小说的篇幅上第一次在第三章

中出现了，在这一章中平行地描写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的性格，然后在描写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评价他的活动时，又出现了这种形象，并且整章都得到了相应的名称：「和敏感的男读者谈话，他的被逐」。卓尔尼雪夫斯基同他作了公开的斗争，称他是「丑恶的面孔」和「装扮的姿态」，他从小说的篇幅上把他赶出去，并迫使他沉默起来，用餐巾封闭了他的口。但是在驱逐之后，作者在专来说明小说中正面人物的世界观和行为的时候，又屡次地描写了这个讽刺的形象；当描写罗普霍夫，薇拉·巴夫洛芙娜和吉尔沙诺夫的关系的结局时，和在叙述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观感时，以及后来在提到薇拉·巴夫洛芙娜进入医学院当学生时，这时又有不大单独的一章，标名为「关于蓝袜子的谈话」来专意描写了「敏感的读者」。

把“敏感的读者”的形象引进长篇小说里说明了必须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作者在检查条件下不能公开说出的东西上。

至少小市民是阻止新生活成长，阻碍运动前进的可怕力量。罗查利斯基一家是以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者描绘出来的。这个家庭的持点是狭窄的思想和社会眼界，局限于个人的利益。

薇拉·巴夫洛芙娜的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典型的彼得堡的官吏，他的眼光狭小并喜欢打小算盘，他是胆小的，懦弱无能的人，逢迎上层及有势力的人，但是，他有随机应变的处世才能这一类使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就并得到提升。

虽然P.威尔·康士坦丁诺维奇遵循着生活中的原则——“应该遵良心”，然而，他悄悄地累积了夫人的三千块钱，其余的则放款生利，而未受到良心的苛责。

卓尔尼雪夫斯基通过人物的语言的个性化达到形象的特殊表现。长年官职的实践形成了一定词汇彙，例如，在同「尊貴

的？夫人说话时说「我虔诚地向你讲」，他常运用这样的一些动词，如：「我不敢」，「岂敢」，「实在不敢」，「永远也不敢」，当火性极大的夫人在场时，他从来也不敢高谈阔论，而是恭恭敬敬再思再想地讲：「上帝会使年轻人聪明起来的。」

巴威尔·康士坦丁罗维奇的在家中没有独立性，他完全服从自己的妻子，她是一个刚毅的，有努力的，相当聪明并非常自私的女人。

作者用极大的心理上的说服力把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的形象表现出来。这个女人的一切行为都仅仅被一个目的支配着，这个目的便是：个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她的一切思想和希望都局限于在家庭生活的小天地中。

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是一个极具机器的，善于攫取个人利益的人，和她丈夫一样，她是用放利（要抵押品）的办法来赚钱的，同时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比她丈夫做得更冒险些，因此「她所获得的利钱也就更快一些」。她的生活理想是发财。

她的发财的办法是贪婪，这样，攫取财富便是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的生活的意义和内涵了。她在各用一切办法去获得财富，在每一个行动里她都受物质利益的支配，她的丈夫在职业上的飞黄腾达是用他（作为妻子）的名誉的代价来取得的，为了使她的丈夫取得某一个位置，她便不惜去做有势力的人的情妇。甚至于对她亲生女儿的婚事，她也是从纯粹商人的角度来看待的。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也准备出卖薇拉·巴夫诺芙娜，如果这个买卖是只要用合法的婚姻手续来办理的话（这是「为了她本身，即薇拉·巴夫诺芙娜的利益。」）

如果对自己没有好处她是不和人们接近的。

当她在使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受「教育」的时候，她也是从

将来可能得到的利益的原则出发的。

甚至于在生命中最悲剧性的时刻里，害怕遭受物质损失的心理也不能离开她。当女儿从家中逃跑的时候，在她的意识中便首先浮现了这样的思想：「她偷走什么东西了」，而在回到家的时候，她便急忙地开始检查她逃走的女儿的财物。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是一个粗暴和庸俗的人。当她对女厨师说话的时候她便挥动拳头，在「教育」女儿的时候她便殴打她的后颈，为了每一个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责备她并侮辱她的人格。她的食欲程度是令人难以忍耐的：她在橱柜里锁着糖罐，「喝淡了」的茶，茶里还带着一个喫之可憎的糖块，还有用昨天的汤里的牛肉做餛子而制成的餛餅等。

通过语言的描绘，把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的性格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她的语言也就和她自己一样是粗暴而幼稚的：「我要把他装在袋子里带到教堂去，抓住他太阳穴旁边那根头发，叫他沿着唎丝台网口转」，「粪缸里的粪，不搅不臭」，她的骂人的词彙也是非常之多的：傻瓜，坏蛋，蠢驴，流氓，指摸双眼的傢伙，无耻的女人，混蛋，强盗，不中用的女人，下流的女人，大傻瓜。

诚然，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有时也遭受良心上的苛责，但是第一，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第二，她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三，她在「哲学上」能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她公开地向她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诚实的女人便会生活得很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诚实和恶毒的人才能过好日子」（同上书第43页）。她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旧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来生活的：「旧制度是怎样的？你们书上写得有：旧制度就是掠夺和欺瞒。这倒是真理，撒罗奇卡。所以，既然没有新制度，那就得跟旧制度过生活：掠夺和欺瞒」（同上书。

第44頁)。以瑪麗亞·阿列克謝也夫娜的口里说出了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社会的整个的利己主义。这种道德奴役着和摧残着人的个性，消灭它优秀的憧憬和愿望，并使人变成遭受卑鄙的阴谋诡计的毒害的对象。

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的形象也是很可怕的，因为她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优越性，相信自己对生活，对人间幸福和安守的观点是正确的。她认为人间的一切光荣只是建筑在计算利害、欺骗和撒谎之上的，只有用这些手段才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发财致富和物质上的满足，所以她在一切方便之时就尽力来积累金钱和欺瞒别人。

一些没有失去感觉和思维能力的人们，是不能忍于这种闷人的小市民的环境的，所以他们都竭力想摆脱这种环境，想离开它。（我怎样还能有力量来生活在这样的污浊的环境中呢？我怎样还能在这种地下室中呼吸呢？这是太奇怪了，太不可理解了。我怎么能够在那里怀着对于善良的爱来成长呢？）

虽然如此，还必须指出，尽管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是令人可厌的和可怕的，但是她并不像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描绘的那样的气愤。卓尔尼雪夫斯基描写了另一种的情势，即是说新的东西正与旧地开始战胜着旧的东西，因此，要是悲剧式地结束是很危险的，所以就喜剧式地结束了。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在自己的愤怒中和在自己的骂语中所以是滑稽可笑的，就是因为她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她是失败者。对这形象作最后的评论（《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颂》）中，卓尔尼雪夫斯基正是从正在产生的新事物的角度来评论瑪麗亞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一些人。

卓尔尼雪夫斯基在描绘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的这些思想时，同时也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女人的本身上，而

是在于形成她的生活观美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卓尔尼雪夫斯基与唯心主义派的作家——道德家们不同，他是尽力来强调：问题不在于他所描写的「旧俄国」代表人物的不良的个人品质，而是在于也决定着托莱希尼母夫和罗查里斯基这类人们的观美的那些条件和制度的本身。因此，卓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随着旧制度的崩毁，上层剥削者的道德腐化和堕落，乃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还认为，对小市民阶层来说，如果在另外一些广泛条件下，他们是能够走向新生活的，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即在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光荣的道路来保证自己的物质需要的条件下，像玛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这样的一些人们是完全能够改正过来，并成为社会上有用的成员的。像玛莉亚这类的人们之所以不好，不是由于性格，而是因为「环境」；周围的条件，生活使她们成为这种样子的。「您早先的全部生活——作者对玛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使您得出一个结论：人可以分成两类，即傻瓜和骗子；你认为：正一个人不是傻瓜就是骗子，而且一定是骗子，只有傻瓜才能不是骗子。因此「您的手段极卑劣，但您的环境不让您采取别的手段，您这些手段该由您的环境，而不该由您个人负责……目前您在干坏事：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外一个环境您就会乐意做个无害的甚至有益的人了，因为，假定无利可图，您决不願作恶，只要于你有利，随便什么事您都能做，所以，如果有必要，您也可能做出正直高尚的行为的。您能够这样做，玛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您这种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那些相反的才能倒给发挥出来了——这不是您的过错……您只是一个坏人，倒不是没用的人」（同上书第270页）。

由此可见，按照卓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不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罪恶负责，而是由他们所处的

活的那些条件来负责。许多的人们在另一些条件下是可以变好的。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人的深刻的信心，以及对于改造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于改变整个现存制度的必要性的深刻信心就表现在这里。

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各种形象中也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牺牲者们的形象。

这便是一些「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上流社会中的妾、法国女人柔丽和俄国娼妓娜斯佳·克却科娃。前者没有给自己找到与她所仇恨的生活方式决裂的力量，而后者则能够使自己摆脱可耻的生活。这两个女人的不同的通落是由她们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

第一个女人，即法国女人柔丽从一个巴黎的街头女人变成了富有军官的妾。这是一个「堕落的」和「邪恶的」女人——但在本性上她则是一个美好、敏感、善良和诚实的人。而她的「堕落」则要归咎于她在其中长大和生活的那个条件。柔丽的悲剧在于她不能够离开这个社会。她被甘于过富裕的寄生生活和在上流阶级中过活的那种习惯束缚住了。虽然她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悲剧，理解到只有当她还保持强从前的妾色的时候，谢尔日才会和他一块儿居住并容许她生活在他的周围。虽然，她也曾因认清到自己暗淡的前途而悲伤，但是她是这样地习惯于过妾侍富丽的生活，以致于她没有给自己想象出另一种生活。在上流社会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向她伸出救援之手并使她跳出这个深渊。为了不要用清醒的头脑去正视生活，她使用酒来麻醉自己，使自己整天整夜地过着醉金迷的狂荡生活。她再也不可能回返到诚实和纯洁的生活上去了，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她向薇拉·巴芙诺夫娜表白说：「我堕落不是由于我的身体受了凌辱，而是由于我懒惰和奢侈惯了，不能独立生活，我

需要别人，讨好他们，我做着我不能做的事，——这就是堕落啊！”（同上书第77页）。

采丽的抗议是对人压迫人的丑恶的无情的判决：「别响往上流社会！——她对薇拉·巴夫洛芙娜说道——那儿都是些卑鄙的傢伙，比钱还要坏；有懒惰的地方就有丑恶，有奢侈的地方就有丑恶！」（同上书第77页）

尽管她对上流社会，对上层剥削者极端蔑视，然而却不得不周旋在这一环境中间。

另一「堕落」妇女形象——娜斯佳·克柳科娃不只是为了解明「旧的」社会的情况，而是为了显示旧人向「新人」过渡的转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描绘克柳科娃形象时，表明了这社会「渣滓」走上先进的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行列的道路。克柳科娃与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吉尔沙诺夫交往起来，而后者那真挚的人类感情唤起了她的羞耻心。在她的心里燃起起骄傲和被凌辱的好女的纯洁的感情，于是便引起了精神上的转变。从此时起，她便开始了新的生活。诚实的劳动生活使她与可耻的过去彻底地断绝了关系。克柳科娃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工厂的劳动活动使得一个「街头」妇女转变为工厂的劳动者，儿童的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她成为「新事业」中自觉的战士，只因那病而夭折才中断了她进一步的走向解放的前进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娜斯佳·克柳科娃的形象表明了，人并非生来就是好的或是坏的，一切有赖于社会生活。对人的人道主义态度和诚实的劳动可以教育人，并使之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成员。

这样，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与他们的社会存在有所联系，从而表明了在当代社会中某些人因生活资料的过剩或不足而腐化，从而在字里行间便提出了必须根本摧毁现存制度的问题。在描绘剥削阶级代表者的

形象——放荡者，二流子，「上流社会」的寄生虫、野蛮又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掠夺者」、维护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派的官吏们的同时，卓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他们反人民的本质，并呼吁与之进行斗争。

卓尔尼雪夫斯基描写的不是贵族中的败类、骗子和生意人，不是头脑苍白的庸夫俗子和资产阶级地主制度中的牺牲者，而是另一些平民乃至知识分子中的人物。

这本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之一，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查里斯卡雅正是他们队伍中的一个。

小说的第一和第二两章所描写的主要是她的身世。卓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指出说，这位女主人公的命运虽然是稀有的，但是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却是一个可作为特征的情况，而薇拉·巴夫洛芙娜的身世乃是一种典型的身世。「我之所以讲述……她的生活，乃是因为我知道，她乃是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好的第一批女人中的一个。最初的事件是具有历史兴趣的。」

作者详细地追溯了她的生活道路，而特别注意的则是她的家庭教育。她的德育是畸形的，父母只注意去使女儿过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当薇罗奇卡长成一个美貌的少女的时候，她母亲所特别注意的就是漂亮衣服和如何使女儿找到未婚夫。薇罗奇卡被作为商品一样「带到上流社会中去」展示，以广招徕。

卓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发展中来描写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形象的。在小说的开始便出现了一个「天真纯朴的好姑娘」，但是她具有着高度的智慧和倔强的性格，她因「母亲的庸俗习气」而感到极感不安。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途径。但是沉闷的家庭环境使她对生活抱着批判的态度并使她得到坚强的意志力。她无意地吸收了这样的一些思想，「它们（这些思想）弥漫在